



飞天的山娃

从维熙

走访中国大西北的甘肃时，文化宝库敦煌艺术虽然让我陶醉，但我更急于想看到的，是今天大山中的山民肖像。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富江南，贫西北”之国情记载。历经改革开放多年之后，想来也该发生些巨变了。也算是天从人愿，待我们走访了挺立在大山之崖的崆峒山的古老寺院之后，汽车便拉着我们一行从大山之崖到大山之腹，去抚摸今日山区腹地的心跳声声，心灵承受的是另一种的激动——全国梯田模范示范区在平凉的庄浪，全国享有盛名的苹果之乡在平凉的静宁。那层层梯田连接在一起，就像江南色彩缤纷的一幅幅苏绣；那70多万亩苹果园滴清流翠，与村庄的红墙灰舍交织在一起，告诉我们今天的西北甘肃，已不再演绎昔日“西风、古道、瘦马”的故事，开始抒写今天的童话。特别是当我到苹果之乡雷沟村后，亲自目睹的一道风景，让我有些吃惊。

接待我们的山汉名叫雷托胜。他个子高高，脸上挂着北国农民的憨厚；在和我握手的刹那之间，我看见他指甲缝中的泥土。这个肖像，完全符合昔日书页中对西北汉子的肖像描写。但当我走进他的院子，第一眼看见的却是一件与他肖像倒挂的时尚产物——在院子凉棚里，一辆蒙着防尘罩的新卧车，静静地卧在棚子中间。出于探秘的精神本能，我主动询问这位老果农说：“这车是你开的？”他敏感地看了一眼自己那双粗大的手掌，憨憨地一笑说：“我（额）想开，怕是开不好那东西。这也没啥关系，我（额）的两个娃子都快长大了。”

噢！车是为儿子买的。他的回答，虽然为我解除腹中之疑；但第二个狐疑，又升起在我的心头：这个大山沟沟里的果农，能购买时尚产物，一年的收入该有多少？这个迷津，我难以启齿询问——但好客的山汉，留下我们在他家午餐时，他主动开了口。他说他一家四口，（两个娃子在上中学）他和妻子两口经营的8亩苹果园，去年收入12万元。这儿的苹果不仅在西北负有盛名，在国内也畅销东、西、南、北、中；去年静宁苹果还远销到国外，创汇1200万美元。至此，我才发现我思维的陈旧和落伍，昔日书页上留下甘肃贫寒之说，在改革开放年代已被大山之腹的农民刷新。

正因如此，我对雷托胜这条汉子，产生了心灵上的交



从维熙（左）与刘瞳对话

融。我先是离开餐桌，到厨房去感谢了为我们做了满桌美食的雷托胜的妻子；后又在他屋子的墙壁上，观看一家人合影。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后墙壁上一张接一张的奖状上。这些奖状不是奖给山汉雷托胜的，是静宁中学奖励给他两个儿子的。这两个都是学校的尖子生——老大叫雷立本，老二叫雷鹏飞。多么富有哲理性的名字啊，先“立本”，后“腾飞”，就凭这两个娃子的名字，让我认知了这个山汉，是个大智若愚的人。记得，带我们来静宁的平凉文联主席李世恩，曾对我说起过平凉“地灵人杰”的轶事，其中最让我震惊的是，静宁一些走出大山的娃儿，有的不仅进了清华、北大，有的还到了地球那边，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老农辛勤山中种树，果实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些大山之腹的土苗苗，正在超越他们的父辈，不仅走出大山，还飞出了国界，让花儿开到大洋彼岸去了。这不是当今大山之腹的“天方夜谭”吗？！为此，我内心燃烧起来，便对憨厚的山汉雷托胜说：“家里有笔和纸吗？”“有！”“我真盼望你的两个娃儿，给咱们平凉的山川大地增光。”我说，“让我给他俩写两句勉励的话吧，但愿能在人生的征途上给予他俩增加点勇气！”言罢，我给他的两个山娃，题写下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人生格言：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我的书法十分丑陋，在出访时常常拒绝挥笔。这次之

所以主动献丑，实因被这大山之腹的农家感动了。我在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年代，曾在生活的底层为囚，因而关注底层的民生的变化，成为我的精神本能。所以当我与雷托胜告别时，激情的泪水涌上眼帘——我既是为大山之腹的农民生活的巨变而动情，更是为山乡人明天的幸福而祝愿。

更让我为之情动的是，当我们离开雷托胜宅院，准备到下一个山村时，一位山农拦住了我。他说：“你老就是从维熙吧，我（额）娃子读过你写的书，他听说您来俺们山村，非要见见你老不可……”我有点犹豫，因为村口的大巴在等待我们上车。但平凉地区文联主席李世恩，决定让我先留下来——因为他听说过这村里有个山娃，刚刚十四五岁，已然写出过一本童话书了。

如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到，这西北大山沟里，还孕生下一个文学神童，因而本能支持我走进这个山娃的家。一位身穿黄色上衣的少年山娃，迎了上来先喊我“爷爷”，后又叫我“老师”，最后把我带进他的屋子。他拿出一本题为《七色水晶》的童话赠我，从书上我知道了这个山娃名叫刘瞳。他说他从小就爱读小说，这本童话集是他课余写出来的；他正在续写下一部童话新篇，名为《生命之轮》。我十分惊愕，在大山深处何以会演绎出如此神奇的神话？出于释疑之急切，我随意翻看了几页《七色水晶》，文字虽然明显流露出稚嫩，但是这个山娃的想象力却不贫乏——周围的大山并没有阻断他的视野，当真显露出一个少年的才气。

我以上世纪50年代的神童才子刘绍棠为例，对这个山娃进行了鼓励。我说：“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当他在潞河中学读高中时，已然出版了几本小说著作。最为有趣的是，当时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选进他的作品《青枝绿叶》；当老师讲到这篇作品时，觉得不如让刘绍棠自己解析这篇东西，更有亲和力，于是当年17岁的刘绍棠，便走上了讲台当上同学们的老师……”

刘瞳谦逊地笑了：“从爷爷，我达不到当年刘爷爷的水平，但我一定努力奋斗！”

“你一定能做到，我在北京等待读你的新作。”我站起身来与山娃刘瞳告别。

山村特备了一辆汽车送我上路。在追赶文友们的路上，天空坠落下丝丝雨滴；在我眼里这不是雨，而是老天为甘肃的山乡巨变，流下来的串串喜泪。因为不仅敦煌在表演飞天艺术，它脚下大山之腹的山民，也在表演着飞天奇迹……



莫言走进库布其七星湖酒店的时候，大堂里飘散着淡淡的音乐“感恩的心”。库布其人用这首歌表达对所有来到沙漠，关注沙漠治理的嘉宾真诚的欢迎和感谢。

这是58岁的莫言先生第一次近距离地走进沙漠。他说年轻的时候，看过电影、纪录片，对沙漠的整体印象是壮美，充满神秘感。而此次来到库布其沙漠，“没有风，天是蓝的，沙漠静悄悄的，依然感觉很美。”莫言这样描绘他对沙漠的第一印象。

莫言这次来到库布其是参加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作为联合国在华举办的唯一全球沙漠论坛，出席的嘉宾名单堪称豪华，但是身着中式短装、一脸沉静的莫言，仍然引起了最热烈的关注。

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但是似乎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文学青年，都有过文学的梦想。很多到会的嘉宾都自称是莫言的粉丝，请求合影。以色列前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安泰毅二度来找莫言，他说，认真阅读了莫言的书，非常喜欢。这是他和莫言的第二次见面，希望能和自己最尊敬的大师合影。莫言一一答应。

“我做过10多年的记者，一直以提问为生，但是我面对您，我却不知如何提问，只想带着耳朵倾听。”莫言听了我的话，淡淡一笑，说，你比我了解得多，我还想听你多说说库布其。他告诉我今天下午去看了亿利资源集团的沙产业基地，他对用沙来制作墙体材料很感兴趣，仔细询问了个中究竟，我告诉他，眼前的库布其国家会议中心所有外墙就是用沙漠里的沙子为原料建造的，沙做的外墙既保温又防火，如果用

感知沙漠

——莫言和库布其的第一次接触

潘红梅

这样的材料，上海和北京的那两场著名火灾就不会发生了。莫言说，如果在外地建厂，到哪儿找这么多沙子？沙子会很贵的。这个问题，我也没给答案，好在莫言说，他不久还要再来库布其，更多地了解和感知沙漠。

“沙漠深处还有原始状态的牧民居住吗？”莫言问，我告诉他，沙漠绿了，牧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艰苦的游牧生活已经成为历史。“莫言老师，您一定要认识一下道图嘎查的旺吉拉书记，他有一肚子故事；比如牧民老宋，家里穷得只有7只羊3只猫，让他搬家的时候全家都哭了，他们世世代代都游牧为生，对未知的生活方式心里没底。现在他们都卫星放牧了，每头牛耳朵上都有一个芯片，牛喝了水，吃了草，都会自动发短信到主人的手机上。”莫言对我说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或许，人与自然是莫言最关切的话题。

他曾经在一次演讲时说过，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都是奢侈品。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就什么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或许正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始终关注，促使莫言来到今天的库布其。在当天晚上的《对话》节目录制现场，莫言说，我和王文彪先生出身都很相似。尽管我的故乡在山东，那个地方没有沙漠，但是有盐碱地，盐碱地治理难度比沙漠小一点，但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当年我们地方有很多人闯关东了，因为土地太贫瘠，生活太困难，我想无论多么贫寒的土地，还是有人世世代代生存。千方百计地去改变环境，希望未来变得美好。

节目最后，莫言半开玩笑地说，有朝一日人类确实需要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库布其沙漠的这种治理荒漠的经验，没准还要派上用场。

沉静的是面容，澎湃的情感和深厚的思考都在作品中，这是我对莫言的第一印象。对于莫言来说，今天来到库布其是感知沙漠，对于读者来说，通过他的作品可以感知莫言，他对土地的深切忧虑和炽热情怀。

黄叶（外一首）

于钟珩

黄叶初飞塞上秋，
年光如水去悠悠。
云天怅望怜孤鹤，
桑梓萦怀忆俊游。
肝胆犹存渤海志，
生涯岂止稻粱谋。
梦回重忆当年事，
莫笑于郎已白头。

送灵初赴皖就学旅次无锡泛舟太湖有作

眼前水色接天光，
潋滟湖波喜浩茫。
翠裹三山帆影外，
人来万仞雪峰旁。
初探桂蕊分芳渚，
偶遣诗情越大荒。
学理钓丝终老计，
一枝堪寄水云乡。



芦花荡

李海波摄



金色童年

杨红樱

“中国作家看临沧”采风活动举行

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作家看临沧”采风活动日前在云南临沧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著名作家赵本夫、叶延滨、王干等参加了采风活动。临沧是将在11月举办的首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举办地，作家们深入到临沧市的沧源、耿马、镇康、凤庆等县进行创作采风。他们来到沧源县翁丁傣族原始部落村，感受独具特色的傣族民俗；走进耿马孟定感受傣族风情，观看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孟定镇芒团造纸，并来到清水河口岸和镇康县南伞口岸领略西南开放“桥头堡”前沿状况。

齐鲁名厨,我妈就是

宋晓亮（美国）

鲁菜，位居中国四大名菜之首。妈妈所烹任的鲁菜，在我的回味中，得说全球第一啦！高调赞美自己的老娘，我脸不红，心不慌，还敢白纸黑字地写出一大张。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在老家时，足蹬南山坡，放眼望去“海到无边天作岸”的壮美景观，会迫人豪情顿生。就因生在海边，靠海吃海，没商量！如此这般，我家的一日三餐无海味的时候，几乎没有。尤其是产自胶东湾的各种蛤蜊，一直都在为汤啊卤啊增鲜添香。

借地缘优势，妈妈便做得一手鲜美可口的海味菜。三姐说，妈的红烧鲈鱼可用“古今中外谁堪比”来形容。的确，邻里间，谁家娶媳妇，嫁女儿，都会特地聘请我去掌勺。她老人家的那道红烧鲈鱼一上桌，交口称赞是要挑弯了大拇指的。

我的最爱：妈用小银鱼、鸡蛋、少许白面、少许盐跟葱花搅在一起，煎出的银鱼饼儿。圆形的，像核桃酥那么大，一煎几大盘，闻着喷香，吃着透鲜。常常，一顿饭下来，我什么都不碰，专门大块朵颐那看着金黄、嚼着倍儿香的银鱼饼儿。

自走出老家，在北京，在美国，妈妈的“名菜”，我复制甚难，其主要原因：谷物不新，鱼虾不鲜。就拿芝麻拌海蜇来说，不提其他，仅一新鲜海蜇，绝对

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老家，一根扁担，两个筐，腰里别上几毛钱，一路欢快至海边，两方海蜇购得后，颤颤悠悠挑回家，碗盏刀刹齐上阵，可口美食诱人馋。

每每，妈将那略带海水颜色、略带海水味道的海蜇端到案板上，片成片，切成条，放在凉水里浸泡三四十分钟，用漏勺捞到瓷盆里，然后再撒上炒香的芝麻盐儿、倒上酱油、拌上蒜末儿和香菜末儿，人手一碗，吃后若不齿颊留香，其味觉器官愣是不答应。

还有蛤蜊打卤面，离开胶东那片海，甯想再尝那个鲜。告别家乡那方田，甯想再品那种面——妈的手擀面。妈妈在擀面时从来不用蘸面，要的是把切好的面条往开水里一放，当即会自行散开，这个技术在和面上。常言道：碱是骨头，盐是筋，和面时若配好盐碱的比例，那面条吃到嘴里是又滑又爽又筋道。如此面条，再浇上我妈打的卤：先用葱姜炆锅儿，再煸炒肉丝和西葫芦丝，加进蛤蜊肉，倒上焯蛤蜊的鲜汤，开锅后，撒把韭菜末儿，把人好吃的，何止回味三日不衰！

人说，娇大的，惯小的。我恰是那个被惯大的老丫头。孩提时，妈妈给我包的大饺子，全捏成胖麦穗儿，甯说吃，一看就咕咚咕咚咽唾沫；包那小饺子比乒乓球还要小一圈，为的是一口一个，吃着痛快。蒸起馒头来，有时会做几只大燕背小燕；有时会做几只小白兔；有时会做几只小狗狗；有时会做个大刺猬。

动物的形状做好后，妈妈就先用剪子剪出燕子的翅膀，用手捏出脖颈、嘴和尾巴。再让燕妈妈用翅膀当手，上翘后弯，勾住自己的孩子，为的是小宝贝不被摔下来。小兔、小狗主要是捏好耳朵与小胖脸儿及四条腿。大刺猬耗时最多，那一身的刺全靠剪刀来一排一排地退着剪，剪一下往上挑一下，以防蒸好后，刺刺会粘在后背上。都做好了，再把那尖尖的嘴给剪开了，里面还要夹上一条泡过、剪好的红枣呢。

常常，我捧着冰凉的小动物，说什么都舍不得下口咬。看着它们那栩栩如生的小样儿，好想像宠物般地将它们养起来。尤为难忘，每年阴历的七月初七，妈烙的巧饽更是酥脆，香甜，咬一口，慢慢嚼，细细品，嚙下舍不得。想起了苏东坡的诗句：“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神州